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醫界鏡
第二十回 棄誓背盟生死離別 冒牌售藥暗詐明欺

卻說娉與吳生，日間在東廂，談論醫道。此日正是七夕佳期，到了晚上，娉到佛堂內，請於母親，在內堂之上，給個彩樓乞巧，擺列瓜果，陳設肴饌，焚香虔拜，夫人謂娉道：「久不見你做詩，今夕天上佳期，人間良夜，或詩或詞聽你所便。我當請吳郎進來，與你講論。」娉唯唯聽命，心甚歡喜。夫人乃差春鴻去請生到來，夫人請生坐定，向娉道：「你詩做好麼？」又謂生道：「俗說今宵天孫賜巧，小女輩未能免俗，擺設瓜果等東西，故請郎君回來，賞賀佳期。」娉已做得七絕二首，呈上，墨痕猶濕，生接而吟云：梧桐枝上月明多，瓜果樓前豔綺羅。

不向人間賜人巧，卻從天上渡銀河。

斜躺香雲倚翠屏，羅衣先覺露華零。

誰雲天上無離別，看取牽牛織女星。

生讀罷贊道：「清華流麗，可比蘇若，小生雖不敏，亦當效顰，但恐白雪陽春，難為屬和耳。」即和原韻道：流雲不動鵲飛多，微步香塵滿襪羅。

若道神仙無配偶，怎教織女渡銀河。

娟娟新月照圍屏，井上梧桐一葉零。

今夕不知何夕也，雙星錯道是三星。

生寫完，娉念過，亦贊了兩句，然後大家入席飲宴，盡歡而罷。

是夕娉與生又學牛女渡河相會，不料牛郎織女自今夕一度，以後便成永訣了。次早生得家書，聞母親訃音，慟不欲生，幸莫夫人解勸百端，方進飲食。夫人差膝歡，僱轎去抬邊氏到來，告訴道：「我有一緊要之事拜托，本知能為婉曲周旋麼？」

邊氏道：「願聞那樣的事，若可效勞，無不從命。」夫人道：「娉媵年紀已長，欲覓一快婿，煩求媽媽執柯。」邊氏笑道：「老拙久存此心，但未曾明言，今老太太門下自有佳婿，而猶想他求，真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了。」夫人歎道：「莫非說吳生麼？佳則佳矣，然其中另有個緣故，以吳生才華，飛黃在即，必登仕途，無如遠住他鄉，我女配他，他必帶去，我只有這一個女兒，時刻不見面，尚且想念，況遠嫁他鄉，寧死不忍。所以從前吳生來時，拿他母親信來，道及此事，並述從前指腹之誓，我屢次要想答信，總為這個緣故而止。是以當吳生面前，亦絕口不曾說及。以生才子，自有佳人配他。我女陋劣，不足道呢。煩你委曲到吳生面前告知，使他別擇良家。」邊氏即與生說知，生歎口氣道：「我久已知道。現今寒門，重遭大放，行色匆匆，中腸寸斷，何暇計及此事？雖然此先母意也，求媽媽善為我辭，豈不聞聖人有言：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既訂前盟，息鑲在彼，天地鬼神，昭布森列，豈可因我母親已亡，而背盟棄好？閻閻下賤，尚不食言，豈有堂堂夫人而失信哉？媽媽以大義責備夫人，或者可允，我當奉千金為謝。」邊氏道：「吾哀王孫而代為說合，豈望報哉！」遂到夫人前，反覆開陳大義，夫人道：「你雖巧為說客如蘇張，其如我不聽何！」

邊氏即不言而退，以告吳生，生下淚道：「死生之期，從此定了，蓋知娉寧死決不肯改嫁他人也。」即教吳福收拾行李，急欲奔喪回家。娉聞知姻事不諧，生即日欲去，與春鴻、秋蟾等打聽夫人困睡，私下在柏汎堂設席，請生進來相別。兩人相抱哭泣，哀動左右。春鴻等亦嗚咽流涕，不能仰視。嫂嫂直哭得昏去，幸生與春鴻救醒過來，尚帶哭說道：「哥哥此去不來了，想從前與哥哥無日不握手談心，妾非貪淫等輩，實因與哥哥既有母命夙誓，諒可以偕老百年，故暫且權從，今既不諧伉儷，此恨何極！從今以後，妾亦不留於人世了。願哥哥節哀順變，保全金玉之軀，服闋占魁，別儀佳偶，宗祧為重，勿久鰥居。妾命薄春冰，身輕秋葉，雲泥路異，濁水清塵，既已委身於君子，斷不托體於他人，即當畢命窮泉，寄體空木，長恨悠悠，曷其有極！從前哥哥屢次教我歌，我每每忸怩而止，今死生永訣豈可默然？我試歌之，哥哥其側耳聽之，正唐人所謂：一聲河滿子，雙淚落，隨水落花，離弦飛箭，今生無處能相見。長江縱使向西流，也應不盡千年怨。盟誓無憑，情緣無願。魂化作銜泥燕，一年一度一歸來，孤雌獨入郎庭院。」

歌罷大哭，生亦大哭，不料娉愈哭愈慟，忽然倒地，竟爾氣不回轉，春鴻等驚慌無措，於是忙捏人中，以口接氣，泡些姜湯灌下，良久乃甦醒過來，仍是嗚咽不止。生愈覺不忍視，即含淚出來，春鴻等見這情形，今夜必然有變，乃私下暗防。果然春鴻等稍合眼，娉已解白綾自縊，幸防守得嚴，不至生變。

天明之後，娉乃破所照鴛鏡一半，翦斷所彈琴上的弦，並前合歡時所藏的手帕，差福娘拿去與生，福娘不悅道：「小姐賦稟溫柔，幽閒貞靜，其性不可及，一也。天姿美豔，絕世無雙，其貌不可及，二也。歌詞流麗翰墨雅秀，其才調不可及，三也。曉暢音律善措言詞，其聰明不可及，四也。況父為尚書，母封夫人，豈無佳婿可以乘龍，何乃輕棄此身，甘心畢命？倘太太哀憫傷身，小姐不癒加抱恨終天麼？況吳生聞訃傷心，五內俱摧，以此與他，無乃不可。所謂既不能以禮自處，又不能以禮處人，妾實恥之，無面目送去的。」娉長歎一聲道：「你自待我以來，小心謹慎，我素愛你，同於骨肉。從我十年，尚不知我心，猶有這等議論，何怪乎外議紛紛，與其負謗而生，不如捐軀而死。」又取白綾欲自縊，福驚起止之，連忙答應送去。

吳生收置箱中，到夫人處辭行，夫人贈送白銀五十兩，生堅卻不受而出。帶了吳福，奔喪回家。

且說生母病歿之時，有生母舅蕭榮組，在滇省罷官解組，欲歸襄陽，適值蕭夫人病終，即代為料理一切喪事，所以生到家後，早已妥辦停當，開過弔後，蕭榮組與生商議道：「從前我在這裡，故你母親有我照顧，今我罷官歸去，賢甥不如搬家扶柩，回回襄陽罷。」生道：「小甥亦久欲東矣，安能鬱鬱常居此也？到了襄陽，以後漸可回杭了。」當收貯家賦什物，僱了大船，家內上下人等，扶柩下船，同蕭宅一起開行。一路上水道旱道，頗費經營。到得襄陽，安葬靈柩於崗山之麓，生即住在襄陽，守制讀禮。按下慢表。

再說華佛大藥房的經理王湘臬，假托西醫蒲先生的傳授，創造這個補天汁，發賣以來，生意蒸蒸日上，各碼頭皆設有分鋪，補天汁三字，幾幾乎印在各行省人的腦際。這時候生意發達，正在興會關頭，那一日忽來了一個西人，不尬不尷，闖進藥房門來，年紀約有三十左右，進門即張目四顧，口內嘖嘖吐嚕，不知說些什麼。同事們不敢得罪地，急忙走到經理處，報知湘臬，湘臬聽得這個消息，心頭便突突地跳，定一定神，吩咐快去請劉子筠先生來，家人領命，忙到大馬路億鑫裡，去請那劉子筠。不多時，子筠到來，只見那西人正在藥房內發作，怒氣衝衝，街面上的人，圍在門外觀看的，也不知多少。劉子筠趕開眾人，進得門來，向那西人將自己的草帽脫下，說道：「密斯忒小蒲先生請了，有話好從長計議，請息怒，到裡面去用茶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即握住那人的手，向裡面寫字間走來。

到得裡面，請蒲菴到炕牀上坐下，傭人送上兩碗咖啡茶、雪茄煙來，子筠從旁面坐定後，即用西語，探明那人的來意，然後到樓上向湘臬說道：「湘翁，這事有些不妙，那人竟是蒲菴先生的兒子，要來算這補天汁的賬，如何辦法呢？」湘臬聽得這句話兒，面上一陣青，一陣白，心內自想：這蒲菴先生，即是我自己的假名，為何有人來做起我的兒子來，豈不是又好氣又好笑麼？然這句話又不能張揚的，我各報上明明登著蒲菴先生的真傳，我靠這蒲菴兩個字賺的錢已不少，這一層是決不可道穿的。可惡又是洋人，若是中國人，我可用強硬手段辦他，既是洋人，這一層又不能行的。左思右想，這小蒲菴先生，是不能不認的了，乃對子筠說道：「子翁先生，既已如此，煩你替我想個法兒，安排這小蒲菴先生才好。」子筠道：「我方才探明他的來意，他說你冒他父親的牌子，賺了許多萬數銀子，要搭你半平呢。若是你不肯時，他要在領事衙門告你的狀，說橫豎你素來會告別人冒你牌子的。我想這

事如果鬧了出來，與你那補天汁生意的前途，大有阻礙，不如許他銀子，將這事和平了局，乃為上策呢。」湘臯沉吟道：「銀子呢，看起來是要把些他，然而他開口便說要與我平平均分，真是獅子大開口，使我為難極了。費子翁心，你與他磋商磋商，若能從簡省的了局，我一定重重的謝你。」子筠道：「你我是平素知交，有為難之處，理應幫忙，何必說那客氣話！我且替你竭力向他商酌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即出來再向那小蒲葎先生，卑躬屈節，千討情，萬討情，求他大大的減讓，兩人說了有許多閒話，子筠再去回覆湘臯道：「他現在說出一個辦法，自今以後，每年貼他三千六百兩銀子，逐月支付，這數再不能少了。」湘臯道：「我一年能夠賺得多少，他要偌大的巨數，我這藥房只好閉歇了。請於翁再去和他商個辦法，總要重重的減讓，使我不至過於為難，方可照辦。」後經子筠再三說妥，每年給他一千二百兩，逐月支付，所有這蒲葎牌子的責任，歸伊獨擔，這事方算完結。

那曉得這西人原是劉子筠串他出來的，弄了這一注銀兩，二人暗中平分。那子筠在湘臯一面還要做好人呢。湘臯自從被小蒲葎敲了竹槓以後，要想彌補這項虧缺，思想再創造一種新名字丸藥，究竟善於穎悟，想了幾日，又造出兩種丸藥，名陰陽鐵血丸，先登報說明鐵之功用，與血如何關係，說是人身紅血輸多，則肌膚鮮紅，身體強健，白血輸多，則肌肉淡白，身子薄弱。服了這個陰陽鐵血丸，自然紅血輸日長日多，白血輸日減日少了。這等說話，外面看似明白曉暢，說得有理，其實只好欺那不懂生理的人。要知道人身的白血輸為人身治病的元素，救命的至寶，殺微生物的主帥，人身一有傷損，那白血輸即來醫治，一遇微生物，即奮勇向前鏖戰，必滅盡微生物而後已。試看那平常之人，每有毛病，不服藥，亦往往會好的，即白血輸自治的功能。是以這陰陽補血丸，實又是一騙人的花樣。

至於二人又該如何造假騙財，且按下不表。而娉娉與吳生之事究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